

青巖叢錄
九經誤字



0060

青
巖
叢
錄

王
禕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
學山學海類編藝海珠塵
及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
金華本較其他諸本多辨
論羣經七篇故據以排印

青巖叢錄序

古人之讀書。凡其有會於心者。則筆而記之。志有得。示無忘也。向予讀書青巖山中。遇有所見。輒抄以爲書。謂之叢錄。既乃刪其膚近煩碎者。爲貪常嗜瑣之戒。而有關於經史百氏之大要者。則存之。聊以示諸子姓云。王禕。

重刻青巖叢錄序

說部書至宋始盛。元明尤夥。大率其病有二。逞新奇炫淹博。其病也。誣。甚或難以委巷猥褻之談。汚及簡牘。其病也。尤誕。君子均弗取焉。儒者窮年矻矻。綴輯舊聞。務在識大體。而擇言必雅。使一書出而後之覽者。無所用其訾議。斯足貴耳。王忠文青巖叢錄一編。首論六經之授受。次辨百家之源流。扞辭稗說。概屏弗錄。大體既立。而擇言又極雅馴。俾評與誕兩祛其病。雖躋之古作者之林。奚多讓焉。余初從學海類編中得緯書至醫家之書凡五篇。與四庫書目紀載相符。嗣復由乾坤正氣集錄其辨論羣經七篇。冠諸緯書之首。合而刻之。萃爲完璧。用以泯抱殘守缺之憾。廣徵文攷獻之傳。是我後學之責也。讀者盍辨香奉之。同治九年冬十月。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。

青巖叢錄

明王緯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

易自伏羲始畫八卦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。重卦王弼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禹司馬遷以爲文王。當時蓋有圖而無書也。後聖因之作連山。作歸藏。作周易。皆本於伏羲之圖。而取用各不同。三易既亡其二。惟周易獨存。周易經上下二篇。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傳十篇。孔子作秦焚書。易以下筮故存。漢志易十二篇。經二傳十也。初商瞿受易於孔子。五傳而爲田何。漢世易分三家。自田何始。田氏易十二篇。有章句。其後楊何施酬孟嘉梁邱賀之徒。所學皆祖田氏。楊何先出。武帝時已立博士。施孟梁邱至宣帝時皆立博士。而易有施孟梁邱之學矣。是時復有焦贛費直二家之易。焦氏之易無師授。專述陰陽災異之術。焦傳之京房。元帝時京易亦立學官。費氏亦無所授。又無章句。其初惟傳民間。厥後鄭康成等皆傳費氏易。於是費氏興。而田焦之學息矣。蓋自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八卦中。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。然猶止以彖象係十本卦之末。未爲淆亂正經。至魏王弼乃以彖象分附各爻之下。而經始與傳雜。是古經始變於費氏。而卒亂於王弼也。弼注上下經。高談理致。以莊老之意爲解。而晉韓康伯注繫辭說卦等篇。其說亦本於王弼。疎略而無據。唐孔穎達爲正義。則又徒事訓詁。而不足以言道。其他言易者雖衆。鮮復有名家者。至宋而邵子程子之易出焉。夫自周秦以來。伏羲之圖。鮮或傳授。

而淪落於方技家。孔子於繫辭說卦固嘗言之。學者不察也。邵子實始得而發揮之。蓋邵子得之李挺之。挺之得之穆伯長。伯長得之陳希夷。所謂先天之學也。自先天之學明。人知有伏羲之易。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矣。或曰。易有畫卦重卦。其義不同。陰陽奇耦積成三畫。而分爲八卦。故曰太極生兩儀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生八卦。此伏羲先天之易也。八卦之三畫。既已成列。復重以本卦之三畫。而有上下二體。既又相錯相疊。而互成六十四卦。此文王後天之易也。重卦乃八卦之上。加以八卦。非三畫之上。遞加一奇一耦。以爲六畫。邵子先天圖。以乾夫至剝坤爲六十四卦。自然之序。與易經所序不同。故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。則先天圖之義爲精。觀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。則繫辭說卦之義爲明。邵子之極數知來。其妙在於加一倍法。而畫卦重卦之義。固不得苟同也。程子謂易道自秦而下無傳者。其爲傳主於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。而隨時變易以從道。蓋世之考象辭者。既泥於術數。談義理者。又淪於空寂。其因時立教。以承三聖。不同於法。而同於道者。惟程子之書而已。先儒之論。謂包羲之象。文王之辭。皆依於卜筮。而孔子之贊。則一於義理。爲教爲法不同。而道無不同。自秦漢以來。皆不足以言易。蓋惟邵子之易本於數。程子之易本於理。爲得先天後天之祕。而理數二者。要未始相離也。若朱子本義之作。則專主於卜筮。以謂易之爲書。廣大悉備。包涵萬理。其實則古者卜筮之書。不必專說理與數。亦未嘗滯於一端。聖人復起。不能易其說也。然由魏晉至今。世所行者。唯費氏王氏易及東萊呂氏始用晁氏之說。更考定之。悉存古十二篇之舊。謂之古易。而朱子因之。是又可謂深有功於易者矣。

書有古文今文之異。今文二十八篇。漢伏生所口授者也。古文二十五篇。晉梅頤所奏上者也。秦焚書時。伏生爲博士。與孔子之孫惠孔騰或作孔鮒皆壁藏之。其後兵起流亡。漢定。生求其書。亡數十篇。獨得二十八篇。堯典、皋陶謨、禹貢、甘誓、湯誓、盤庚、高宗彤日、西伯戡黎、微子、牧誓、洪範、金縢、大誥、康誥、酒誥、梓材、召誥、洛誥、多方、多士、立政、無逸、君奭、顧命、呂刑、文侯之命、費誓、秦誓是也。後人僞加秦誓一篇。故史云二十九篇。孝文時。求能治尙書者。召生。年已九十餘。不能行。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。生年老。言不可曉。使其女傳言。而又方言不同。錯所不知者十二三。略以意屬讀而已。其書以隸寫之。隸者。漢世通行之字。故謂之今文也。武帝時。孔惠之書始出。孔壁百篇皆在。而半已磨滅。又皆科斗文字。故謂之古文。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。爲四十六卷。同序者同卷。異序者異卷。同序者如太甲、盤庚、說命、秦誓。皆三篇。共序凡十二篇。爲四卷。又大禹、皋陶謨、益稷、康誥、酒誥、梓材。亦各三篇。共序凡六篇。爲二卷。外四十篇。篇各有序。爲四十卷。通共者六卷。爲四十六卷也。爲之作傳。會國有巫蠱事。訖不以聞。其傳遂泯。而張霸僞作舜典。汨作九共九篇。大禹謨、益稷、五子之歌、允征、湯誥、咸有一德、典寶、伊訓、肆儉、原命、武成、旅獒、罔命、二十四篇。除九共九篇。共卷爲十六卷。蓋亦略見百篇之敘。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。復出舜典、益稷、盤庚三篇。康王之誥及秦誓。共爲三十四篇。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。目爲古文。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。然漢儒所治。不過伏氏書及僞秦誓共二十九篇。張霸僞古文辭義蕪鄙。無足取重於世。而終漢世所傳。皆霸僞本。劉向、班固、劉歆、賈逵、馬融、鄭玄。以及王肅、鄭服、杜預之流。又皆不見真古文。亦

誤以此爲古文之書也。至晉元帝時，豫章太守梅頤始上古文尚書二十五篇，稱爲孔氏壁中所藏者。晉書云：鄭冲授之蘇愉，愉授之柳柳之內兄皇甫湜，從柳得之，以授臧曹，而曹以授之頤。頤遂奏上施行焉。二十五篇者，大禹謨、五子之歌、允征、仲虺之誥、湯誥、伊訓、太甲三篇，咸有一德、說命三篇、泰誓三篇、武成、旅獒、微子之命、蔡仲之命、周官、君陳、畢命、君牙、冏命也。梅氏書旣出，復析伏生書二十八篇爲二十三，卽復出舜典、益稷、盤庚三篇，康王之命、維之通爲五十八篇，并序一篇，凡五十九篇。有孔安國傳及序，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。唐初諸儒爲之疏義，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氏、歐陽氏所傳二十九篇者，廢不復行。惟此孔傳五十八篇獨行於世矣。自今觀之，今文多艱澀，而古文反平易，先儒嘗深疑之。今文雖間有闕誤，顛倒，然辭義古奧，其爲上古之書無疑。古文平緩卑弱，殊不類先漢以前文字，而孔傳特魏晉間人假託安國爲名耳。宋蔡沈氏集傳，於每篇各疏古文，今文有無，旣爲明白，而近時吳澄氏又分今文二十八篇、古文二十五篇者，各自爲書，不相淆雜，於是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。又按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二卷，注云：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，蓋漢之所謂古文者，科斗文字，今文者，隸書也。唐之所謂古文者，隸書，而今文則唐世通行之楷書，此又漢唐古文今文之異也。

詩三百篇，始定於周公，再定於孔子。二南及大小雅，周頌、周公之所定也。幽厲之後，風雅俱變。孔子於諸國之風，則刪其淫邪者，於公卿大夫之作，則取其可爲訓戒者。東遷之後，王國列爲國風，旣又得商頌、魯頌等篇，合周公之所定者爲三百篇。秦火，詩書同禍，書最殘缺，而詩獨無一篇之失者，亦以其託於諷詠。

不徒載於竹帛故也。然素絢、唐棣、纓首、欒柔諸詩，既皆缺逸，而已放之鄭聲，乃反獲存。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正。劉歆言詩始出時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，或爲雅，或爲頌，相合而成，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，管絃之濫在
者足之，而不辨其非，故變雅之中，或有類於正雅之音，而成王之頌，且有康王以後之詩，蓋今之國風雅
頌，非復孔子所刪之舊矣。至於二南，以關雎配鵲巢，以葛覃配采芣，以卷耳配草蟲，以樛木配江沱，以螽
斯配小星，以桃夭配標梅，以免置配羔羊，以采芣配采蘋，以漢廣配行露，以汝墳配殷雷，以麟趾配騶虞，
各十一篇，整然相合，其爲周公所定無疑。若甘棠、後人思召伯也，何彼穠矣、王風也，野有死麕、淫詩也，此
三詩乃皆列於二南，然則雖二南亦非復周公之所定者矣。漢世言詩者四家，魯詩起於申公，而盛於韋
賢，齊詩起於轅固，而盛於匡衡，韓詩起於韓嬰，而盛於王吉。三家並立，學官。毛詩起於毛公，最後顯，大毛
公亨爲訓詁，河間獻王獻之，以小毛公爲博士，其後盛於徐敖，而言毛詩者本之徐氏。至平帝時始立
學官，四家之詩，經同而說異。後漢又黜毛氏而立齊、魯、韓氏，學至於馬融、鄭衆、鄭康成、賈逵之徒，乃皆發
明毛公、馬融、賈逵、鄭衆作傳，鄭康成爲箋，又爲譜圖，於是毛氏學遂盛，而三家寢微。魏、晉之時，齊、魯之詩
廢絕，韓詩雖存而益微。今毛學與鄭氏箋譜並行，世之言詩者，非毛、鄭之學不學也。初詩序自爲一編，毛
公始以分賓諸篇之首，乃若詩人所命之題，而詩之因序以作者，經之本旨，不復可考。其序或以爲出於
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作，或曰子夏作，或曰大序子夏作，小序子夏、毛公合作。東漢儒林傳曰：衛宏作毛

詩序王肅曰子夏所序今之毛詩是也。隋經籍志曰毛詩子夏所創。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。韓愈又以爲詩序非子夏所著。王安石則以爲詩人所自製。或曰太史采詩之時已序其美刺之意於篇端。自美刺而下。意者講師之說。或出於子夏。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。非出一人之手。故其辭往往重複云。唐以來。儒者皆莫覺其爲失。儒顧有覺之者。然莫能去也。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。足以洗千載之謬矣。朱子集傳其訓詁亦用毛鄭。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。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。朱子之傳行而毛鄭之說廢矣。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。最爲精密。朱子實兼取之。而朱子門人輔氏有童子問其說復多補朱傳之未備者焉。

春秋正經。漢藝文志雖有之。而自漢以來。經文皆雜於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傳之中。旣明異同。復有增損。苟遂信其爲聖人所修之文。可不可也。自今考之。盟于蔑。左氏以爲蔑。而公羊、穀梁以爲昧。築鄆。左氏以爲鄆。而公羊、穀梁以爲微。會于厥慝。左氏以爲厥慝。而公羊、穀梁以爲屈銀。又如尹氏之爲君氏。如雨之爲雨。其異同有如此。公羊、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。而左氏則不書。左氏於獲麟之後。復引經以至於六年仲尼卒。而公羊、穀梁則無之。其增損有如此。由是言之。則正經之在三傳者。皆不足信。姑取其可信者。則左氏爲優。何也。公羊、穀梁皆以其傳麗于正經。納經於傳中。無所分別。而左氏則經自爲經。傳自爲傳。至杜預乃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。則正經之在左傳者。猶爲可信也。然而聖人筆削之本文。後世亦不復見矣。且漢世傳春秋者五家。鄒氏無師。夾氏無書。旣先亡。而初立博士。惟公羊。宣帝世復立

穀梁至平帝時乃立左氏三傳之有功於聖經固也。然而其得失亦相半。左氏詳於事。公羊明於例。穀梁精於義。此其所爲得也。左氏之誣。公羊之亂。穀梁之鑿。此其所爲失也。至其互相牴牾。使聖人修經之旨。因以不明。則古今學者之通患也。曾劉實撰三傳條例。劉兆則三家之異合而通之。取周官調人之義。作春秋調人。而汜毓又合三傳撰春秋釋疑。章表微又著三傳總例。以通理經趣。凡若此類。不一而足。至唐啖助。趙匡。陸淳。始考三傳短長。信經以駁傳。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。得其義者十七八。自漢以來言春秋者。未之能過也。宋世言春秋者亡慮數百家。惟程子之傳。有以明聖人經世之大法。武夷胡氏之傳。又於尊王賤霸。內夏外彝。恤患復讎。之大義。深致意焉。他若泰山孫氏。□□氏。專以書法論褒貶。襄陵許氏。永嘉陳氏。專以書法論世變。而清江劉氏。傳權衡意。林三書。臨海葉以傳獻考三書。尤爲精密。皆卓然名家者也。獨朱氏之論春秋有曰。據事直書。而善惡自見。於是爲得聖人修經之本心。而前儒賞罰之說稍廢。樸鄉呂氏或問。實主其義。今世學春秋者咸宗之。

禮以儀禮爲經。禮記爲傳。儀禮者。周公作三代聖人法制之所存。故孔子有學禮之言。禮記有讀禮之文。禮記之作。出自孔氏。蓋孔子既沒。七十二子之徒。共撰所聞爲記。或錄舊禮之文。或錄變禮所由。或兼記體履。或雜序得失。乃儀禮之傳疏也。秦焚書。禮廢最甚。漢興。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。以授瑕邱蕭奮。奮授東海孟卿。卿授后蒼。蒼授大戴德。小戴聖。是爲今文。鄭康成爲之注。至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。得古經五十六卷於壁中。一說出魯淹中。淹中里名。河間獻王得而上之。其字皆篆。是爲古文。其十七篇與儀禮

正同。二載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，次第各不同，尊卑吉凶先後次序，惟別錄爲優，故鄭氏用之。餘三十九篇，藏在祕府，謂之逸禮。哀帝初，劉歆欲以逸禮列之學官，而諸博士不肯置對，竟不得立。唐初猶存，而諸儒不以爲意，遂至於亡。漢隋志皆稱古經，唐志乃始稱儀禮。若禮記之見於漢者，其初百三十一篇，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，號大戴禮。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，號小戴禮。止四十三篇，曲禮、檀弓、雜分上下，故爲四十六篇。馬融增以月令、明堂位、樂記三篇，總四十九篇。鄭康成爲之注。今世所行者，惟儀禮十七篇。小戴禮記四十九篇，而大戴禮存者四十三篇，不大行。初，漢世言禮者盛於后蒼，有曲臺記，故蒼立后蒼禮博士，及二戴出，而禮尤備。大戴以授徐良，小戴以授橋仁、楊榮，於是大戴有徐氏之學，小戴有橋、楊之學，而宣帝時大小戴皆立之學官。厥後諸儒如盧植、王肅、孫炎、馬融之流，皆有功於禮，而鄭氏爲盛矣。自晉宋至周隋，傳禮學者爲多，其爲義疏者，南有賀循、庾蔚、崔靈恩、沈重、宣、皇甫侃，北有徐道明、李業興、李寶鼎、侯聰、熊安，至唐魏徵以小戴綜彙不倫，更作類禮二十篇。開元中，詔元行冲與諸儒爲疏，將立之學官，而張說沮之。當時疏儀禮者賈公彥等，疏禮記者孔穎達諸儒也。及宋諸子與東萊呂子商訂，欲取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，其不繫儀禮者，仍別爲記，不果。晚乃作儀禮經傳通解，以儀禮爲綱，分王朝、邦國等類，而以禮記分隸於其間，蓋未成之書，而喪祭二禮又其門人黃氏、楊氏所續也。近時吳氏澄獨疑其經傳混淆，爲朱子未定之稿，於是重加纂次，以十七篇者並依鄭氏次第爲正經，取戴記鄭注中有經篇者，離之爲逸經。逸經八篇，其二取之小戴記，投壺、奔喪也；其三取之大戴記，公冠、諸侯遷廟、諸侯饋廟。

也。其三取之鄭氏注中。禘明堂。王居明堂也。禮各有義。則經之正也。以戴氏所存。兼劉氏所補者合之。爲傳。傳十篇。戴記中冠義昏義鄉飲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人作以釋經。而戴氏抄以入記。正爲儀禮之傳。乃依經禮篇次。萃爲一編。射義一篇。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。釐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。惟觀義闕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備之。共爲十篇。於是儀禮之經。自一至十。各有傳矣。正經居首。逸經次之。傳終焉。其外仍以歸諸戴氏之記。小戴記存者三十六篇。亦重加序次。曰通禮者九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緇衣附焉。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。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。曰喪禮十有一。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。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。則喪之義也。曰祭禮者四。祭法一篇記祭。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。則祭之義也。曰通倫者十有二。禮運禮器經解一類。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。坊記表記一類。緇衣一類。儒行自爲一類。學記樂記其文雅馴。則以終之。朱子所輯。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。亦去其重複。名之曰朱氏記。與二戴記爲三焉。

周禮周公作。或謂之周官。蓋卽其設位言之。則曰周官。卽其制作言之。則曰周禮也。自周之衰。諸侯將踰法度。惡其害己。皆滅去其典籍。而秦用商君。其政與周官相反。始皇疾惡。焚燒之。獨悉漢興。高堂生首言儀禮。而周禮之出最後。武帝時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。入于祕府。或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于武帝。當世儒者莫得見焉。成帝時。劉歆校理祕書。見之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。始得列序。著于錄略。而五官皆有殘缺。

多官又亡。乃以考工記足之。或曰。司空官屬錯散於五官之中。實未嘗亡。俞庭□有復古編於五官中。摘其誤者以補冬官。而削去考工記。考工記者。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也。王莽時。欲取以足之。厥後杜子春。賈徽及子達。鄭興及子衆。與馬融等皆傳周禮。爲之訓詁。而鄭康成爲之注。然自周禮之出。當世儒者多疑之。林願以爲末世瀆亂不經之書。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。獨康成知爲聖法。作論難以排衆說。故周禮之出。始於劉歆。而成於康成也。魏晉以來。于實王邵之徒。有爲義疏者。有爲論評者。以及禮帖禮鈔之類。莫可勝數。至唐賈公彥撰疏二十卷。今惟鄭注賈疏行焉。然自周禮之出。當世云云。至文中子云云。今卽其書考之。其中誠亦有可疑者。六鄉六遂共十五萬家。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。十五萬家之所入幾何。而足以給二萬三千之官吏乎。以地官計之。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人。而府史胥徒又所不預。則其衆多又益甚焉。至若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。宜屬天官。乃屬之春官。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。乃屬之秋官。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。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。宜屬天官。而乃屬夏官。宰夫掌治朝之位矣。則司士正朝儀之位。宜屬天官。乃屬夏官。地官掌邦畿之事。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。既悉掌之。而掌固掌疆司險候人。又見於夏官。天官掌財賦之事。自太府至掌皮。既悉領之。而泉府廩人倉人。又見於地官。若此等類。未易悉數。此其官職之煩冗殺雜。實爲可疑。學者詳之而已。至文中子乃謂如有用我。執此以往。而唐太宗謂爲眞聖作。宋橫渠張子又極尊信。而王荊公且推行之。獨五峯胡氏則深所摯抑。朱子蓋嘗折衷其說。由周公立下規模。未及用也。趙汝騰氏又謂惟王建國。以爲民極。數語乃周公作。

洛後所爲。然不可考矣。若程子所謂有關雝麟趾之意。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則推本而論之者也。中庸古有二篇。見漢藝文志。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。朱子爲章句。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。而古所謂二篇者。後世不可見矣。今宜因朱子所定。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。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。上篇以中庸爲綱領。其下諸章。推言智仁勇。皆以明中庸之義也。下篇以誠明爲綱領。其後諸章。詳言天道人道。皆以著誠明之道也。如是則既不失古今之體。又不悖朱子之旨。魯齋王氏蓋主此說。大學在禮記中。通爲一篇。朱子始分爲經傳。以明德、新民、止善爲三綱領。以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爲八條目。可謂規模宏大。工夫詳密矣。惟其間格物致知傳。朱子以爲亡而補之。旨意固已完矣。然亦孰知其未嘗亡也。今卽其書求之。有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。知止而後有定。定而後能靜。靜而後能安。安而後能慮。慮而後能得。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此謂知本。子曰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此十七言者。足爲物格致知一傳。蓋錯簡在他所。則爲美語。而取以爲傳。則極其精切。朱子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耶。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。安有所謂本末。乃別爲之傳耶。董丞相槐及車玉峯氏、葉西澗氏皆著論以辨其非是。使朱子復生。將必以其言爲然也。

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。凡三十六篇。易緯稽覽圖、乾鑿度、坤靈圖、通卦驗、是類謀、辨終備、書緯璇璣鈴、考靈曜、刑德放、帝命驗、運期授、詩緯推度災、紀歷樞、合神霧、禮緯含文嘉、稽命徵、斗威儀、樂緯

勳聲儀、稽耀嘉、叶圖徵、孝經緯、援神契、鉤命訣、春秋緯、演孔圖、元命包、文耀鉤、運斗樞、感精符、合誠圖、考異郵、保乾圖、漢含孳、佑助期、握誠圖、潛潭巴、說題辭。此三十五篇。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、摘輔象、指掌圖、書緯、帝驗期、禮緯、稽命璽、春秋緯、命歷序、孝經緯、左方契、威靈拒、及河圖九篇、洛書六篇。又別有三十篇。與七緯各八十一篇。而尙書中候、論語讖、又不與焉。大抵緯書之說。以謂孔子既敍六經。以明天人之道。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。故別立緯讖。以遺來世。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。蓋夏賀良之徒爲之。以爲有經則有緯。故曰緯書。其言誕謾詭譎。不可致詰。是時王莽好符命。將以此濟其篡逆。而公孫述效之。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。篤好而推崇焉。當世儒者。習爲內學。賈逵以此論左氏學。曹褒以此定漢禮樂。大儒如鄭玄輩。專以讖言經。而何休之徒。又不足言矣。然惟桓譚、張衡、力非之。而不能回也。先是孔安國、毛公、以來。皆相承以爲妖妄。亂中庸之典。因魯恭王、河間獻王、所得古文參而考之。以成其義。謂之古學。而世儒惑於讖緯。反非毀之。至魏王肅推引古學。王弼、杜預、從而明之。自是古學稍立。而讖緯之學寢微。逮宋大明中。始禁讖緯之書。及隋末。遣使搜天下書籍。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。唐以來。其學遂熄矣。然考之唐志。猶存九部四十八卷。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。往往援引緯書之說。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。以絕僞妄。使學者不爲其所亂惑。然後經義純一。其言不果行。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。始加黜削。而其言絕焉。今易緯乾鑿度猶存。佛氏之學。其未入中國也。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。有大智慧。結集世尊所說。爲修多羅藏。而諸尊者。或後或先。各闡化源。優波羅集爲四部律。謂之毘尼。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。親授瑜珈五部。謂之祕